ワ 4
6641
17

宗禮堂圖書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一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四

輟朝

唐書蘇頲傳頲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

唐會要玄宗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輟朝五日廢元日朝會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74
6641
17
91-0794

德宗貞元十五年七月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故事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義成軍節度使盧羣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皆先廢朝然後除代至是先除尚書右丞李元素然後輟朝非也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尚書以上及下都團練觀察使則否洎貞元八年嗣曹王皐十一年李自良皆以節度使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輟朝一日

憲宗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略使周懷義卒輟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文宗太和九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日伏以廢朝軫怛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沒其夕爲罷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惻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禮典太常寺參定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爲輒朝其間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列散者爲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品已上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其餘並請依元勑又中書門下奏覆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而哭於禮爲乖禮院所請合輟朝者各以聞哀之明日請依餘酌太常寺所奏別具

品例輕重進定謹案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
事一日又準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已
上正一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已上從一品
侍中中書巳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護上將軍統將巳上從二品門
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
衞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武羽林大將軍內
侍監巳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秘書監七寺卿國子
祭酒少府監將作監京兆河南尹巳上從三品緣令式
舊文三品巳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禮
情所及事必繁於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感乖
中道臣等參酌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禦
經略等使並聽各據所兼官爲例依奏其年九月中書

門下奏近奏定合輟朝官品勅巳尋行其致仕官多是
優禮合同貞觀勅例未該須有處分自今巳後其致仕
官如非曾任三品巳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
例依奏勅應官至丞郎亡歿合有廢朝況班在諸司三
品之上自今巳後宜準諸司三品官例處分因尚書左丞庾散體薨乃降是
勅也
太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倫卒秀實之子自古殁身
以利社稷無如秀實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
禮忠臣之嗣
唐書宣宗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上之元舅
也詔贈司徒輟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儉上疏曰鄭光
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
親王公主郎前例所無縱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

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衰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令輟朝一日或二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朝兩日

宋史輟朝之制禮院例冊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掛服文武官三品喪輟視朝一日不舉哀掛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輟朝日數各繫聖恩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以下為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以下為同監護葬事葬日輟視朝一日皆取旨後行慶歷五年四月禮院奏準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奏朝廷行輟朝禮並乞以聞哀之明日輟朝其假日便以充數仍為永例如值其日前殿須坐則禮有重輕自可略輕而為重更不行輟朝之禮臣今看詳公亮所奏誠於輟朝之間適宜順變然慮君臣恩禮之情有所未盡欲乞除入使見辭春秋二宴合當舉樂即於次日輟朝餘乞依公亮所奏詔可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薨準禮一品喪合輟二日詔特輟三日其後鄧王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薨皆一品合輟二日詔並特輟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輟焉太平興國九年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準禮諫議大夫不合輟朝特輟一日開寶三年羅彥瓌魏仁浦薨以郊祀及軍事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薨以皇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干更不輟朝康定元年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輟朝臺官言卿監

職任踈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
詔輟視朝下禮院乃檢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
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
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繹
請罷饗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勅石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
朝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
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
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請反覆遂亦止○太祖時
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
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眞宗大中祥符中命陳
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

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歷實錄
國史皆遺其事
太常因革禮禮院例册齊衰期大功各輟視朝三日小
功緦麻輟視朝一日咸平六年七月皇弟兖王元傑薨
景德三年八月皇弟雍王元份薨禮官言皇帝爲兖王
雍王並齊衰期請輟三日詔特輟五日堂欑啟欑發引
掩壙日又各輟一日○國朝會要天聖五年五月齊王
元佐薨禮官言本服齊衰期不視事三日詔特輟五日
朝參○開寶元年十月皇姨燕國大長公主高氏卒禮
官言皇帝爲公主高氏降服大功請輟朝三日詔特輟
五日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皇從兄保信軍節度使廣平
郡公德彝卒禮官言爲大功以上親合輟朝三日詔特
輟五日堂欑掩壙各輟一日天聖二年五月申國大長

公主卒禮官言皇帝降服大功請輟朝一日詔特輟五日堂欑掩壙亦各輟一日○太平興國八年五月皇女出家圓明大師卒禮官言圓明大師年十一歲爲下殤準禮降服小功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太常新禮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皇從妷右羽林將軍惟能卒禮官言本服小功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欑日又輟一日○三年正月皇從妷右羽林將軍惟憲妻卒禮官言皇帝爲從妷婦本服緦麻合輟一日詔特輟五日○太常新禮天禧四年五月皇從妷南陽郡王惟吉妻譙國夫人杜氏卒禮官言爲從妷婦本服緦麻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又天禧三年五月皇從妷內殿崇班承勖卒禮官言皇帝爲承勖是緦麻合輟朝一日詔不輟朝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南陽郡王惟吉新安縣主卒禮官言皇帝爲同堂兄弟之孫女本服緦麻若出則降服不當輟朝詔特輟一日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庚辰命禮部定公侯卒葬輟朝禮著爲令禮部議凡公侯卒於家者聞喪輟朝三日下葬輟朝一日喪柩至京輟三日下葬仍輟一日凡輟朝日不鳴鐘鼓各官服淺淡色服烏紗帽黑角帶朝參從之

去樂

周禮春官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

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檀弓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　陳澔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爲非禮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注繹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人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左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注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
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
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
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注躒盈之子）

春秋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
卒去樂卒事

左傳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
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
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注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
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晉書武帝咸甯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
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

通典大臣喪廢樂議晉賀循曰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
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
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同案禮於貴臣比卒哭
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魏書神龜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
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
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
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
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
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
不哭是則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貢曰夫子喪顏淵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祥肉夫子受之彈
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期不舉樂也孔子既大
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
之尊是則一期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
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
大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
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知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
諫晉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才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

然乃從雍議

代宗大歷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
卿謹案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
縣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
者釋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甯元年饗萬國不設
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縣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
樂爲作不作則不宜縣國哀尚近謂金石不可陳
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歿則
輕重縣而不作勅付有司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言今月七日乾明
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參知政事竇偁卒明日
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宮卽令罷宴有司奏
以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至仁聞哀而罷足以顯

父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伏請宣付史館傳錄

實詔可

宗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河陽

城節度使張旻赴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

宗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太夫人薨

七日春宴禮院上言君臣父子國家均同元首股肱

相濟成體貴賤雖異哀樂則同一人向隅滿堂嗟戚今

宰臣新在苫塊欲乞特罷春宴聲樂以表聖人優恤大

臣之意詔下并春宴寢罷（太常因革禮同）

金史皇統元年六月有司請舉樂上以宗幹新喪不允

貞元三年太傅大臮薨禁樂三日

會喪

漢書左將軍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送葬

漢書征鹵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喪至河南縣詔

遣百官會於喪所

唐書魏徵傳徵卒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

王珪傳珪卒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

遲敬德傳敬德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

第臨弔

行成傳行成卒於尚書省舍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

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

至德傳至德卒詔百官哭其第

儉傳處儉卒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

開元禮前期一日所司於主人第大門右量地之宜設

（朝參官以上）會弔者次其日先於主人寢庭設百官位重

應會弔者集於門外次各常服贊者以次引入就位

[illegible]者曰可哭百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音贊者曰
百官在位皆止哭贊者引爲首一員升詣主人前
[illegible]贊者引降出諸在位者以次而出應致莽者皆再拜而出會
[illegible]喪之義

護喪

[illegible]光薨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
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典凡二品以上大臣在任病故者嘉靖二十八年
[illegible]兵部應付船隻脚力差官一員護送還鄉

賵贈

公七年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且
[illegible]王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注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後漢書禮儀志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
印璽

漢書孔光傳光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

後漢書楊賜薨策贈特進

唐書禮志君以勅使册贈則受册於朝堂載以犢車備
鹵簿至第妃主以內侍爲使贈者以蠟印畫綬册贈必
因其啟葬既葬則受於靈寢既除則受於廟主人公服
而不哭或單衣而介幘受必有祭未廟受之寢

摭言韋莊奏請追贈近代人不及第者孟郊李賀皇
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溫庭皓劉得仁陸
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

干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乾學案此卽所謂孤魂及第也明英宗時貢院火焚死舉人皆贈進士葬之事亦相類

太常因革禮通禮策贈貴臣守宮於主人大門外設使副位使人公服從朝堂受策載於犢車各備鹵簿至主人之門降車使者稱有制主人降階稽顙內外皆哭讀策訖主人拜送之○禮閣新編國朝之制策命大臣有於私第策之者有於本道策之者私第冊者乾德三年正衙命使冊贈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柱國秦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戶孟昶可贈尚書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冊者建隆元年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端拱元年九月二日敕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度使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可特追封秦王是也然私第本道所冊之地不同至於擇日冊命禮物之類皆均等今止取孟昶儀著之以

見當時因革爾儀曰前一日中書省以册進內其日文武百官並入朝典儀設羣官等位如常儀左右金吾量排仗衛所司先陳載册輴車及册使輅車鹵簿鼓吹儀仗等於昇龍門外以俟典儀設册使位南北向設中書令位於册使位之東北又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押節案位於中書令位東北俱面西文武臣寮依時刻入就位應行事官朝服餘官公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持幡節中書侍郎帥令史絳衣介幘奉册案立於橫街北近東節在南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各立於節案之前俱面西以俟次引册使朝服立於文德門外道東面西俟百官立班定禮官通事舍人引入就橫街南位閤門使引內册案自東上閤門出詣橫街南向立常宣付自廂所宣曰奉勑付中書令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從本班就册案跪搢笏受册轉授中書侍郎執笏俯伏興中書侍郎帥令史對舉門下侍郎帥主節者持幡節於册案前行中書令前導至命使位面西立稱有制册使再拜訖宣曰册贈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上柱國秦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戶孟景奉勑可贈尚書令追封楚王命卿持節度禮册使再拜訖中書令退本位次引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以幡節授使使跪轉付主節者中書侍郎帥舁案者以册授使使跪受復置於案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俱還本班次引册使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文德西門俟册使出門所司宣放仗退如常儀至昇龍門外奉册至於載册輴車册使昇輅車鹵簿鼓吹引從備而不作赴追封楚國王孟景私第展禮訖其鹵簿鼓吹儀仗車輅等還本司受册儀與通禮皆相類今不復錄○乾德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禮院奏今來贈册楚王孟昶欲不差冠劒使所有禮衣冠劒一副準例册使齎赴本道於受册前一日宣賜詔可○乾德三年十一月禮院又奏準舊儀禮例册贈諸王及貴臣鼓吹儀仗引至都亭驛次日常服持節往本道行册禮如别儀如是鑾駕出征則無儀當司常酌況是册贈欲不於正衙命使行禮所司修制行册禮衣法物等畢日交與册使副持節押册進發往本道展册禮詔令正衙命使

賜葬

漢書霍去病傳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衛青傳青薨起冢象廬山

乾學案前史王侯將相賜葬者不一以無關於喪禮故不盡載今但志其一二而其他史志中有言賜葬儀注者則盡採之以見恩䘏之有終云○考漢書高惠文景時諸將相皆無賜葬之事故以衛霍二事爲始

唐書百官志司儀署掌凶禮喪葬之具京官執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祖父母父母喪職事散官五品以上都督刺史卒於京師及五品死王事者將葬祭以少牢率齋郎執俎豆以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黑一纁二一品皆乘馬既引遣使贈於郭門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五品以上葬給營葬夫

宋史禮志詔葬禮院例册諸一品二品喪勅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案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

其費以表一時之恩殯前一日對靈柩及至壙所下事時皆設勑祭監葬官行禮熙甯初著新式須於有司○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禮例以聞太常禮院檢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故事以聞詔從之其儀從詳見歷代品式篇及葬命供奉官周貽慶押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喆墳莊一區○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葬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禁忌內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極宣力與他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十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五十兩其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以斂熙甯新式先是知制誥曾布言竊以朝廷親睦九族故於死喪之際臨弔賻恤至於窀穸之具皆給於縣官又擇近臣專董其事所以深致其哀榮而盡其送終之禮近世使臣沿襲故常過取饋遺故私家之費往往倍於公上祥符中患其無節嘗詔有司定其數皇祐中又著之編勑令使臣所受無過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有還之者御史奏劾伏見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其取之者不啻十倍於著令乞取舊例裁定酌中之數以為永式詔令太常禮院詳定令布裁定以聞○嘉祐七年詔大宗正

自今皇親之喪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無尊親新喪
並擇日葬之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言故事皇親係
節度使以上方許承凶營葬其卑幼喪皆隨葬之自慶
歷八年後積十二年未葬者幾四百餘喪官司難於卒
辦致濮王薨百日不及葬請自今兩宅遇有尊屬之喪
不以官品爲限而葬之下判大宗正司太常禮儀院司
天監議而有是詔
明集禮開平忠武王之薨其喪葬之具凡百皆出於官
不煩其家蓋所以優待勳臣非常之盛禮也（喪具詳見第九十七卷歷代品式條）
明會典禮部職掌凡公侯亡故不分病故陣亡禮部移
咨工部造辦冥器棺槨及撥人匠甎石造墳安葬劄付
欽天監選擇墳地○都督都指揮指揮衛所鎭撫千戶
百戶亡故俱禮部移咨工部備辦棺槨等項造墳安葬
凡公侯及在京一品二品父母妻喪三品四品父母喪
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在外止祭祀
未封贈者無○凡在外都指揮使及指揮僉事止禮部
遣人往祭一次若回京安葬則照例祭祀造墳千百戶
別無祭葬例（已上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公侯駙馬伯病故其葬禮照
依定制若公侯伯爲事病故者祭葬等項俱無○凡公
侯伯母與妻俱祭二壇有葬係皇親者加祭壇數取自
上裁○凡兩京三品以上官葬祭制度俱照依品級其
四品五品官得特恩賜葬者亦以本等品級爲定惟衍
聖公葬祭照一品禮行○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管
府事病故者其先有功後閒住病故者俱有葬○凡都
督僉事以上葬禮俱照品級若署都督僉事無葬（已上永樂以後續定）○凡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管府事及在外

總兵病故者照例造葬都督同知以上不分眞署一體給葬署都督僉事不得妄援○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俱許祔葬惟授封夫人者例給開壙工價其餘不給若妻先故者除已封夫人照例祭葬外其餘俟夫故之日祔葬○凡大臣父母先後病故者萬歷三年題準如父先以三品封給祭葬其母後封一品夫人開壙合葬者準行工部量給增造工價以足一品之數已上萬歷六年更定

乾學案會典所載大約葬與祭並言不可一一分裂故今撮其單言葬者列於此篇而其與祭連言者則詳見上篇祭賀內觀者審之

工部職掌天順二年奏準文武大臣官爲造墳者夫故在前併造妻壙妻故在前併造夫壙後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開壙安葬繼室則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許另造○成化十三年奏準令本家自行開壙附葬○弘治十年仍令有司開壙凡功臣武官造墳洪武三年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之差等給之其合用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俱依品級成造○二十六年詔自今凡功臣故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令自備惟没於戰陣者官給○又定凡武職官員或没於矢石或死於任所先由禮部定奪應合造墳者移咨知會仍審安葬去處若在京者與擇墳地會計工程照例應撥囚徒甎灰造墳中間有公侯伯合用硃紅椁冥器誌石甎灰人工別無定例度量支撥具椁具冥器行下寶源軍器營繕鍼工鞍轡局所依例料造應付若有令許令祖墳或就任所安葬及造享堂者臨期定奪施行

造椁并冥器瓶灰公侯伯造椁無冥器○都督同知僉
事指揮使紅漆椁誌石瓶四千五百箇石灰四千五百
斤囚五十名○指揮同知僉事黑漆椁誌石瓶三千四
百五十箇石灰三千四百五十斤囚二十名○正副致
仕千戶衛鎮撫瓶一千五百箇石灰一千五百斤囚一
十二名○百戶所鎮撫瓶二百四十箇石灰二百四十
斤囚六名○千百戶所鎮撫骨殖安葬瓶灰囚減半○
寶源局造公侯伯都督冥器內用小銅釜一面小銅竈
一箇小火箸一雙小銅火盆一箇椁誌事件鐵束二道
鐵鋦二道兩尖釘二百箇鈸鐶一副○軍器局錫造水
盆一臺醆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盂一水罐一香爐
一香合一燭臺一對香匙箸連瓶一副茶鍾一茶盞一
椀二楪二燈臺盞一副楪十二油瓶一匙箸連瓶一副

○營繕所木造牙仗二骨朵三交椅一脚踏一交牀一
馬杌一誕馬二倉卓一香卓一牀一拄杖一箱一凳一
枕一揮一清道一對樂八八控士二門神二儀仗八十
二女使八武士四翣六五穀倉一涼漿瓶二鎗二斧二
班劍一紅旂二金一鼓一箭三弓一甲一盔一弩一鍋
竈一副火爐○鍼工局造青羅椁罩一紅紵絲幔帳一
紅綃金紗幮一茶褐羅傘一紅絹旗二枕頭一紅紵絲
緜被一紅絹夾被一緜布臥單一紵絲褥一布手巾一
衿一鞶一○鞍轡局造小鞍籠一小弓箭袋一副○今
例公侯伯造墳合用黃麻一百二十斤白麻一百二十
斤俱丁字庫支石灰七千五百斤馬鞍山支蘆席四百領營繕司支楸棍三百
根大峪廠支沙板瓶三千箇通州抽分竹木局支松木長柴一百根把柴一
百五十根俱蘆溝抽分竹木局支棺椁一副通州抽分竹木局支糯米一石五斗戶部支

夫匠三十二名（內後軍都督府二十名每名銀一兩順天府十二名每名一兩五錢）開壙合葬減半
都督等官同○都督都督同知僉事造墳合用黃麻一
百斤白麻一百斤石灰五千斤蘆席三百領楸棍三百
根沙板甎二千箇松木長柴一百根棺椁一副糯米一
石夫匠二十名（內後軍都督府十二名順天府八名各銀數如前）○凡文官造墳嘉靖六年
奏準一品二品三品未經考滿者價銀夫匠減半給領
開壙者不分品級崇卑止與夫匠五十名如有一府一
州一時造墳數處在各省者聽本布政司官在直隸者
聽撫按官酌派鄰近府州通融區畫病故大臣果有功
德昭彰聞望表著公私無過者禮部擬奏差官造葬以
示優崇○二十七年奏準今後大臣病故例該造葬者
其奏討差官查果合例方與題請如或例有未合止行
各司府委官照依品級造葬○近例文官父母妻故例

應造墳及開壙合葬者俱照受封品級崇卑數目派給
○嘉靖初定文官造墳料價一品料價銀三百兩夫匠
二百名（每名銀一兩下同）二品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
名三品料價銀二百兩夫匠一百名○續定四品五品
官特恩賜葬者料價銀八十兩夫匠三十名○凡內臣
病故乞葬正德十二年奏準務查本官歷年深淺有無
勤勞應該造墳或蓋享堂碑亭者定與等第照例奏請
不許一槩妄行比乞○凡衍聖公及夫人造葬開壙行
山東布政司照例措辦甎灰夫匠物料及棺椁一副○
萬歷六年更定凡文官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其各
父母妻必曾授本等封俱照例祭葬四品本身及父母
皆止一祭無葬而出自特恩者不拘○凡一品父母妻
已授本等封於例祭外父母有加祭二壇者（正德十年例）妻有

加祭一壇者弘治十二年例係出特恩取自上裁陳乞者不得輒
援爲例○凡三品官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
滿者祭一壇減半造葬正德六年例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
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葬或兼官雖同非係
贈尚書者止給與本等䘏典不得槩援爲例○凡致仕
養病終養聽用等項官員祭葬俱與見任官同革職閒
住及先曾爲事謫戍遇蒙恩詔辯復原職者祭葬俱不
準給○凡文官二品三品共實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
三品滿父母準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
者雖未考四品滿父母準祭一壇若未及三年者不準
正德九年例其有未及三年而遇蒙恩詔父母已授本等封及
父母先授外封後任京職考滿例不重封者俱照品級
給與應得祭葬內外通埋嘉靖二十八年例○凡三品以上官有被劾致
仕及先被劾冠帶閒住後奉特旨復職者俱準照例與
祭葬弘治十年嘉靖二十七年例若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致
仕等項俱不準給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槩復致仕者
亦不準給被劾聽調及聽勘未明病故者務稽考其平
生履歷人品高下功罪重輕議擬奏請定奪○凡三品
以上致仕官其雅負時望懇疏乞休者照見任例給與
應得祭葬如被劾致仕及考察自陳致仕者二品曾經
考滿祭葬準全給未經考滿者祭照舊葬減半三品曾
經考滿祭照舊半葬未經考滿者有祭無葬四品雖經
考滿亦不準祭其被劾自陳官員有日久論定原無可
議者仍照例給與祭葬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應得䘏
典亦視本身致仕緣由以爲差等不得濫給○凡三品
以上被劾聽用聽調官員祭葬俱照今擬被劾自陳致

仕官遞減之例如公論已明八品無玷仍準全給聽勘
未明官員有陳乞卹典者仍行原勘撫按案衙查明無
礙應否量給臨時題請定奪如果有顯過爲公論所不
容無論聽用聽調聽勘徑照閒住例俱不準給其父母
祭葬亦稽其子功過以爲差等○凡京官四品陞三品
者不拘四品已未考滿俱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
葬父母曾授三品封者與同授四品封者止祭一壇其
原以三品降調後歷陞四品者止照四品例不得妄行
陳乞○凡三品父母曾授本等封者無論亡故先後一
視其子以爲差等其已經考滿者祭葬全給未經考滿
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凡文官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
上者雖未考三品滿其父母曾授四品五品封準與三
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其
父母曾授五品封準祭一壇其未經授封及止授六七
品封者不得援以爲例○凡三品官本生父母有值覃
恩乞以本身應得誥命移封者身後量給祭一壇其授
二品封者量給半葬○凡管府及總兵都督僉事止與
祭四壇照品造葬其陞署都督同知者如之若由署都
督僉事陞署都督同知者與祭二壇減半造葬○凡留
守正副親軍衛分都指揮使等官贈都督同知者於本
級上加祭一壇減半造葬○凡三品以上文官父母曾
授本等封而子先亡故者萬歷元年題準查無違礙仍
與應得卹典若被罪削籍本身原無祭葬父母雖經授
封亦不準給○凡奏請卹典萬歷元年題準兩京大臣
病故應得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者許各差撫按官勘
明具奏其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各地方有

司具本官履歷緣由及病故日期申報撫按衙門覈實季終類奏中間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及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據實開列聽禮部議覆若大臣見在不拘見任致仕其父母妻曾授本等封病故者許照例自行陳乞其致仕在家等項子孫微弱官司一年之外不為代奏者亦許子孫自行陳乞禮部仍行撫按勘明議覆若撫按官并所屬留難者聽禮部及該科參究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一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五

名號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注皆擯者辭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注皆祝辭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注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 崩曰天王崩 注史書策辭 復曰天子復矣 注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疏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官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曰天子復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子罔極之至猶望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 告喪曰天王登假 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注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天子未除

喪曰子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生名之死亦名之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疏告喪謂天子崩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錄以爲法也子小子者人子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生名之死亦名之者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呂大臨曰書崩及告喪皆曰天王書史策告民之辭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辭也假至也猶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格來饗莊子亦云登假于道是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曰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假爲遐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祔於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蓋祔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唯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又曰天子未除喪而沒則其祔也不曰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與也此云予小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言之也則非自稱之辭故知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謚未成爲君也

胡銓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又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豈俟踰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釗也

陳澔曰假乃遠遐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措置也立之主者始死則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作主以依神也

吳澄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又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徐師曾曰其崩史書策辭曰天王崩自上墜下也凡復必稱名唯王呼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告喪於諸侯曰天王登假言升之高遠也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曰帝同於天神也案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此死後之稱○又曰天子即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其在三年之內則自稱予小子未敢稱予一人其未踰年則稱名或不幸而即死則亦稱名凡此皆不忍忘先王也此孔氏說與鄭注不同殊爲有理今從之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注凶服亦謂未除喪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注稱國者遠辟天子死曰薨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注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言謚曰

類注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疏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正商人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竝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駮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其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駮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爲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其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曰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諸侯世子葬後見於王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凡謚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當未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謚於君是言謚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來行聘問之禮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謚曰類也

王肅曰請謚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

方愨曰諸侯曰某甫復字之也常人曰皋某復名之也

陳祥道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呂大臨曰先儒謂類猶象也其
義未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
呂本中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
曰類見謂先君之善而請謚於天子故亦曰類
陳澔曰曾孫猶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嗣王某
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也薨之爲言瞢也幽晦之義
本國史
書之辭
眞叔暘曰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
曾孫不敢同於天子者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明己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
不敢
專也
徐師曾曰適子稱孤適別於庶也稱孤無父也類肖似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爲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
稱之不
敢誣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注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注柩之言究也死寇曰兵注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生時尊卑著見可識死蔭爲野士嫌若可輕褻故爲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覩王者登假卒士咸知也薨者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了畢平生也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故曰柩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爲器仗之用也故君恆祿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

呂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域戰陳無
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注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

陳澔曰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徐師曾曰王大也皇美也舊說謂以君之稱尊之是教僭也亦悖於禮矣爲
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王稱王於是始有禁矣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注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疏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竝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竝非生死異稱矣鄭知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

之稱故知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澌與此別也

謝艮佐曰易曰有子考無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考厥長之類皆非死而後稱益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陳澔曰此言卒與不祿與上文大夫士之稱同者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修短言也

周禮春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 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

王昭禹曰以實命物使有所辨則謂之名因名命物使無相害則謂之號是名爲實之賓而號爲名之美稱也

鄭鍔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舉則失於褻易其名而爲之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大祝掌辨而爲之

雜記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邱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也案僖九年正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邱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也至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黃叔暘曰君薨未踰年太子不敢遽有君位故其號猶稱子所以執子道以致孝也然雖未即位改元而君位已定故諸臣待之如君所以執臣道以作忠也

忠孝盡而人之大倫定矣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注各以其義稱○疏祭吉祭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者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徐師曾曰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喪凶祭也虞以前爲凶祭孝子哀子之類皆祝辭所稱者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各以其義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注祝稱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疏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若兄弟相爲其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可知也

徐師曾曰此記卜葬祝辭之所稱有自稱之辭子孫則曰哀子某哀孫某喪主哀也夫則曰乃夫某乃者語助辭妻卑故假助語以明夫之尊也兄弟則曰兄某弟某有稱所爲卜者之辭卜葬其兄而弟曰伯子某則弟而兄曰仲子某季子某妻而夫曰妻某氏父祖而子孫曰父某甫祖某甫皆可知

坊記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没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注弑父不子之甚〇疏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

方愨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葉夢得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爲主也不敢代父而爲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〇疏不稱楚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喪葬之事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公羊傳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高曰崩注梁山崩厚曰崩注沙麓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傳隱公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注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

公羊傳子赤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據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

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

春秋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注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穉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問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侯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

白虎通德論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耀終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諡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終曰死死爲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

劉熙釋名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殪翳也就

隱翳也徂落徂祚也福祉殞落也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少壯而死曰天如取物中天折也未二十而死曰殤殤傷也可哀傷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解舒不復能自勝斂也

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小爾雅諱死謂之大行（吳曾能改齋漫錄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

漢書霍光傳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返之辭也）

後漢書安帝紀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曰大行者不返之辭也天子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

通典魏孫毓議皇后未有諡宜稱大行古禮無大行之文案漢天子所居稱行在言不常居也崩曰大行者不返之辭也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又云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無遺詔（竇嬰傳）大行在前殿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周密齊東野語大行韋註平聲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

乾學案逸周書諡法解曰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

名細行受小名原不專指天子蓋謚法通乎
上下故與車服竝稱也韋氏以不返釋大行
自是正解迨章懷孫毓兼陳多義其說始淆
李善注文選專用後說而世輒襲之悖乎古
矣公謹正之可謂有識

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彰也

白虎通德論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卽位所以繫臣民之心三年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太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

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非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特偏制葢禮闕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爲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即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邪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三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

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隆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衞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二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事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尙書曹訪云官寮終卒依禮各有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晉雷孝淸問曰爲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亡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

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荅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我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我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

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陳書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曰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冊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之

開元禮凡百官身亡者三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稱死○虞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祖父稱孤孫祖母稱哀孫大小祥祭如之

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

司馬氏書儀虞祭祝文子曰孤子孫曰孤孫爲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父母亡答人狀父亡稱孤子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女曰孤女小祥以後祝文俱改稱孝子

乾學案書儀原本言父先亡母與父同文義不可解竊嘗疑之今考家禮所載溫公書疏則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卽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文義明顯與書儀不同不知書儀原本謬誤邪抑爲文公所改正邪今當從家禮本爲正

韓魏公祭式古人書曾祖皇祖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辟穆甫兄弟曰顯穆甫右元遺山所記見潘昂霄金石例

朱子家禮虞祭祝文稱孤子指祭父言卒哭以後祭稱孝子

邱濬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議禮者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

朱子語類問世間孤哀子之稱如何朱子答曰温公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也從之亦無害○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又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爲姪兄弟相呼其子爲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爲已之子與爲兄弟之子其喪服一也爲己之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爲猶子非是也

元鐙紅稍集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後學據之遂爲死生定稱非也如喪考妣舜典也大傷厥考心康誥也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俱酒誥也此皆生稱考妣者也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此即死稱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此亦生稱考妣也堯典曰嬪于虞大雅曰曰嬪于京又周禮有九嬪之官屬天官掌婦學之法此皆生稱嬪者也明此信非生死有異稱可以破俗儒之謬矣

呂坤四禮疑承重孫有祖父母之喪諸父在則誰通名曰主上之旁注孫稱孝孫則通名於親友當稱承重孫矣曰諸父不列名乎等於姪之下乎曰名不可廢等於姪下可也曰喪次出入誰先曰諸父先重長孫謂與祖爲體尊祖也故名先孫弟爲尸之義也讓諸父謂與父爲行尊父也故先庶父肅敬之禮也

顧夢麐曰案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所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乃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則直以皇考爲父矣漢時議宣帝父稱蔡義請稱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至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既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又曾鞏爲人後議云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淸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據石林以爲沿習既久雖儒者不能自異子固以爲父沒之通稱至今用之則是宋時羣下得槪稱皇考未嘗有明禁也永樂六年十二月戊戌賜秦王尙炳書曰朝廷制禮各有定分毋敢僭踰爾令僧人修齋資薦考妣蓋欲以報劬勞之恩而於文字稱皇考皇妣又稱懋烈妣皇考皇妣是朝廷尊稱藩國豈得僭用况於禮有違且爾父於冥冥之中亦不自安况懋烈之謚果朝廷所賜乎抑爾自加之乎爾年少寡學未諳大體此必俗學腐儒所爲陷於僭妄而爾不能察也自今但據實書之庶不貽譏有識之人則直以皇考爲朝廷尊稱迄今無敢僭用者禁之

自國初始也惜秦藩諸臣無能援屈原司馬
機故事爲上告者抑懵於尊嚴而不敢言邪

顧炎武日知錄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考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竝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辭屢言之
矣

萬斯大與應撝謙論孤哀義書先生謂世俗初喪人子刺中自稱無問父母皆當稱哀引禮文喪稱哀子哀孫爲證且言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邱氏謂爲無據而孤爲國君之稱後世僭隆如溫公者或可假稱若士庶稱孤爲僭某退而思之皆於禮有未盡也案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孔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吉祭則申孝子之心祝辭稱孝也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痛慕未申故稱哀然則哀子哀孫蓋子孫喪中祭祖父母父母祝辭之稱也顧欲移以施於今之朿刺不已非禮意乎且孔疏之言非無本也古者人自始死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謂之喪祭故檀弓曰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喪祭吉祭其變有漸故祝辭之稱不容無別士虞禮三虞祝辭皆稱哀子某即此喪稱哀子哀孫之謂也卒哭祔祭稱孝子某特牲少牢饋食祝辭俱稱孝孫某即此祭稱孝子孝孫之謂也禮經明甚疏言明甚而欲移以施之於朿刺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奚其可古者往來之禮有擯辭有將命之辭有自稱故禮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吉凶稱謂略見於士相見禮及曲禮少儀玉藻諸篇後世乃於朿刺以通姓名卽居喪不廢溫公定禮見喪中之刺禮無明稱遂從舊俗定爲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要不可謂之無據也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曲禮曰孤子當室又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父喪不可以稱孤乎問喪篇云喪禮唯哀爲主矣稱孤不可通於母則取所主之義而母喪稱哀豈不可乎雖孟子曲禮之言亦非居喪之自稱然溫公不據哀子哀孫之祝辭而必從孤哀者祝辭之稱人子對父母之辭也人子對父母異於人子對外人之辭也父母之喪外人或未察不可以無辨故析爲孤哀以著之也邱氏謂爲無據豈知斯義者乎曲禮云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左傳云列國有凶稱孤是孤固國君之稱然曲禮又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是未貴而無父者亦得稱孤也且無父曰孤者取無父何怙之義君公稱孤者取特立無德能之義又君公止稱孤而父喪稱孤子稱固不同義各有在不相妨也何嫌何疑而以此爲拘且目之爲僭安乎剏孤哀之稱溫公著之朱子因之煌煌會典載之頒自朝廷行之天下且數百年初未有所失乃欲一旦更之而曰禮文若是也禮文果若是乎望高明平心察之勿
執偏見幸甚

撝謙復書前有數友見問謂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而母喪之後繼母在父喪并不得稱哀撝謙以爲如此則使人子周旋人情薄於所生大失禮意因欲拔本塞原辨孤哀二字所由起士庶不得稱孤吾兄所引孤子當室君子已孤皆非士庶自稱不可相例而曲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凶稱孤確有可據非士庶之稱也哀子係喪祭自稱非所施於名刺尊說於禮不悖但今人哀子已施於名刺獨不欲以其哀哀其父耳此固不必辨也苟其不可稱於名刺則母喪亦不可若曰可施於母何獨不可施於父乎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皆是凶稱而王侯自以爲稱恐何怙之孤與特立之孤總爲不遠不知

高明以爲然否要之撝謙立辨之意本不起於孤哀二義但爲人子不欲以哀施於父并不欲以哀施於所生母耳惟先生諒之

萬斯大再與應撝謙書人子遭父喪因繼母而不稱哀尊見以爲周旋人情夫先王制禮固順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周旋則非也周旋二字施於外人則可施於後母將後母非母乎又以不稱哀爲薄於所生大失禮意則更不然曾子問有云竝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奠與虞先重而後輕輕指母重指父古人於父母竝喪猶分輕重先後其於母也行葬不哀次今人於父母雖不敢或爲輕重然母已先亡而今値父死則今日之痛在父不在母又以後母之故而刺不稱哀其於吾母終天之痛自若終身之喪自若也烏害於義哉又云欲拔本塞原因爲之辨孤哀二字所由起士庶不得孤稱且謂禮經孤子當室君子已孤皆非士庶自稱抑何讀古之泥也夫禮經特未載士庶喪中自稱耳業言無父曰孤矣而謂不可以自稱孤乎若疑於上僭則諸侯曰適子孤士庶曰孤子此其辨也且孤哀二稱尊見以爲稱孤重乎稱哀重乎言孤則包有哀義言哀則不得兼孤先生乃謂今人哀子以施於名刺獨不欲以其哀哀其父豈今之居父喪者因刺稱孤不稱哀遂嘻笑怒罵惟其所意豪無戚容者乎如此立論是求人子之哀於一字之間既失其本并其稱孤深意亦昧焉不察矣子之於父猶天也父之怙子猶天之覆物無父是無天此生無可再得故當舉筆書孤子時何等痛割何等傷悼乃曰不欲以哀哀其父何其謬也夫尊意所欲竝稱哀子哀子者喪稱哀子哀孫之言也今既知此言不可據而尙欲竝稱哀子以爲繼母在不稱哀爲薄於所生獨不思父喪不稱孤而稱哀於已故之母母則存矣奈何反忘見在之父喪乎此卽百口辨之曰父喪可以稱哀也人且曰考之禮經而一無可據則何如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者雖不載禮經猶有書儀家禮會典之可憑乎故繼母在而父喪止稱孤者順人情也亦所以尊父也非忘母也以爲今人不欲以哀施於父并不欲以哀施於所生母者直無稽之言不可以語人也

應撝謙再答萬斯大書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含襚賵皆對曰孤某須矣以世子無父始爲諸侯故可稱孤然無母喪又有何稱則此禮通乎母喪皆得稱孤而無稱哀子者矣曲禮諸侯在喪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凶稱孤則通乎母喪皆無哀子之稱矣後世封建禮廢始有有顯爵而父在母死得稱哀子兄云自古皆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則列國有凶稱孤之文不唯贅詞且使臣民將何適從雜記喪稱哀子哀孫竝不言所稱之地先儒據禮經虞卒哭祥祭皆稱哀子故以喪祭釋之則哀子之稱禮經無父母之異可知矣且筮宅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卜日辭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則哀子之稱不徒對父母稱之且對神亦稱之矣對神可稱獨不可對人而稱之乎對人不得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且家禮會典無繼母在父喪不得稱哀子祇許稱孤子之文兄何必附會俗說增此一條儒者論禮皆以經爲據未有以俗爲據而駁經者今繼母在不稱哀此出何經人問朱子孤哀之說朱子曰温公亦是據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觀此言温公祇是從宋俗若果自古迄今皆從此稱朱子焉得言且從之亦無害要之古諸侯雖母喪亦稱孤虞卒哭祥祭雖父喪亦稱哀子不懼父母之混并者以孤字原可兼哀哀字不得專於母故不以此爲別異亦不意後人并父母雙亡而繼母在亦不許稱哀也温公文公原係諸侯本不悖禮但未發明出士庶不可稱孤一義故今日有此鶻突耳兄據書儀家禮弟據禮經不敢謂古之士庶皆稱孤道寡恐亦無礙各遵所聞不必盡同何如

萬斯大三與應撝謙書孤哀二義温公從宋俗而定爲此稱要知原非始於宋陳子昂爲其父墓誌自稱孤子李華祭蕭穎士文已有父喪自稱孤子則唐俗已然古喪禮小斂奠後有襚者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鄭玄注曰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則周時士已孤稱由是以觀在古爲擯辭爲將命之辭在後世爲名刺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含襚賵皆對曰孤某須矣尊說據此謂世子無父始爲諸侯故可稱孤意亘

在始爲諸侯上以諸侯是國名得稱孤道寡也某則謂諸侯喪稱曰孤係於無父不係於始爲諸侯也與孟子所云幼而無父曰孤者有異乎無異乎恐尊卑貴賤不同而無父之情則同奈何因禮文不備遂謂士庶不得稱孤稱孤則僭之稱孤道寡也諸侯母喪禮固無稱哀之文然某細思之諸侯母先父死則已猶爲世子君父爲喪主其敢稱孤乎若父先母死則繼爲諸侯爲喪主矣及母之死其或亦稱孤或別有稱而禮文不具不可得而知也至於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二言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二句當連看不可折看當主祝辭說不當主通稱說案曲禮云天子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而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孝孫某士虞禮言祔祭祝辭孝子某是祭稱孝子孝孫也喪祭惟存士虞祝稱哀子天子諸侯無可考見然必無對父母新喪而祝辭不稱哀子之禮故曰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同也祭稱孝子孝孫是言吉祭喪稱哀子哀孫是言凶祭連看則意義分明折看則支離鶻突士於祝辭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可以相通士於通稱必無上句通乎天子諸侯之祝辭而下句專屬士庶喪中自稱之理故曰可連看不可折看當主祝辭說不當主通稱說也今尊意據喪稱哀子之言堅謂父喪亦可稱哀子豈以今之母喪稱哀子者爲據此喪稱哀子之言乎非也先王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前後相承迄今不變特禮文不具必不寄喪中自稱於祝辭之內也若謂祝辭可以通稱也則通稱之可矣又胡爲筮宅筮日復出一經曰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乎觀此則知對父母之祝辭不足以包對神之祝辭故雖同稱哀子而復出一經也苟謂祝辭可以爲喪中自稱於喪稱哀子哀孫之言得矣何以處祭稱孝子孝孫之言乎豈古人除喪之後皆吉祭之時對人皆自稱孝子如之何其弗思也來諭謂古時諸侯雖母喪亦稱孤虞卒哭雖父喪亦稱哀子於士庶之父喪稱孤罪爲僭妄始終混喪稱無父之孤爲孤寡不穀之孤故反復言之而不決豈知其稱雖相似而其實不同乎古者諸侯薨嗣君未踰年稱子居倚廬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命然後得爲諸侯未錫爵祿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喪中猶未全乎爲君也豈惟諸侯天子至尊貴也其未除喪也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亦未全乎爲君也未全乎君而諸侯曰孤則以無父之孤也然則士庶無父稱孤又何嫌哉奈何以稱孤道寡誣之也又先生以對神稱哀子因曰父喪對人不得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某亦曰父喪對人得自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來諭云兄據書儀家禮弟據禮經然某據書儀家禮而謂父喪當稱孤猶不失孟子無父曰孤之義先生據禮經而云不敢謂士庶皆稱孤道寡則混喪稱無父之孤爲孤寡不穀之孤不知於禮意爲何如也且父喪因繼母而不稱哀家禮會典雖不著然此亦就人子所處之位有萬不得已之情姑爲此說以通其變不僭固無害也今先生曰繼母在不稱哀此出何經某亦曰繼母在并父喪亦稱哀此出何經喪稱哀子哀孫喪祭祝辭也某還其爲祝辭不敢雷同尊說以爲父喪東刺亦自稱哀子遂謂某以俗爲據而較經某所駁何經也某不任此責也

萬斯大與杭人論曾孫不當稱功服書

昨見令郎名刺有功服字不審此何人之服也若仍是令祖母之服則令郎爲曾祖母當是齊衰五月不當是功服考儀禮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孫爲曾祖則齊衰五月玄孫爲高祖齊衰三月喪服斬衰之下即是齊衰其服最重蓋曾玄孫之於曾高祖乃一本之親故服齊衰重服但以其世已遠恩已殺故降於期而五月三月在古則儀禮可案在今則家禮會典可證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曾孫皆稱功服夫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親之服本支子孫無服此者唯高祖爲玄孫曾祖爲曾孫祖爲諸孫乃尊服卑上服下故報以緦功今之曾孫稱功服者不審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喪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則齊衰五月之期已滿令郎之服可除而今正月尚稱功服必謂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較齊衰五月月數雖多而服反殺徒知九月之重於五月而不知大功之輕於齊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薄之欲親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制服有輕重衰布因有精麤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布猶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則已成布故齊衰重於大功不唯五月即爲高祖之三月亦非大功所得同也豈以月

數拘哉今喪禮幾亡五服之衰輕重一施無精麤之別第惟先王制禮其所以崇一本之親而爲之稱情以立文者其名不可或紊也故特言之

張文嘉曰卒之一字唯有官者宜稱常人不應擅稱止可曰沒曰終又案邱氏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議禮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竊意父母之變哀摧於心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在其中矣若六十七十而亦稱孤者年雖老而情同孺慕也蓋父母之喪外人或未察故以此分辨焉況書儀會典皆從之無可議矣但訃狀列名從來止有孝子或承重孫主喪者而已近乃有以諸孫及曾玄一切列名者知禮者宜反古焉

柴紹炳孝子喪父有繼母訃不稱哀議近世孝子訃狀喪父稱孤子喪母稱哀子父母竝喪則稱孤哀子其說本於宋司馬光載諸儒家禮朱熹亦是之比有喪父而繼母在者其訃狀疑所署或欲竝稱孤哀或欲去哀稱孤客未能決質於予予應之曰有繼母在宜避不稱哀否則無以處其後母將繼親也而父妾與哉禮取別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案禮居喪祭祀曰孝子某訃告曰哀子某哀哀父母孝子之情也第稱哀何嫌予謂禮時爲大宜夾之因時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之稱昉於宋儒循行已久何容獨異猶之稽顙頓首例分吉凶君子未嘗或矯焉故稱孤則人知喪父稱哀則人知喪母父沒而有繼母者并書哀則嫌於無繼母義不敢出也若謂從禮書哀不必循俗已類生今反古之道又連文書孤更屬駢枝矣或又曰喪母稱哀於俗爲允今己母實亡而去哀存孤不幾於忘母乎予謂喪母哀訃其事在前今居父喪而壓於繼母而不敢書哀直避其名爾喪其母而書哀者實也壓於繼母而不敢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請數月之喪者亦有壓而然豈忍恝邪考律之制服凡喪繼母舅如其舅服功繼母死則已之服舅之有無尙以繼母存亡爲別則繼母在而避不稱哀禮由義起詎爲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齒錄父沒而有繼母在堂必書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則書永感則嫌於無繼母書慈侍不嫌於忘己母也比是以觀亦可曉然已且執或之說如喪父有二子一子前母出一子後母出前子以己母先亡而欲書孤哀後子以己母尙在而欲但書孤則二子者將同訃異狀邪君子行禮每稱情立文而未始壹於直遂彼事後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惡敢以父沒而遽遺之故喪吾母也哀喪後母也亦哀惟其喪也亦當哀則其存也必不敢預哀儻以哀屬吾母不爲後母計有如執言以問嫌隙所開其罪等於不孝也持論者善處人骨肉之間宜何從焉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家經年始殯者假令母殯未舉而父已續娶於發引之時孝子通狀亦緣繼母去哀否乎予謂喪母書哀自屬定禮繼親後來惡得避之且前此訃告以父爲政率男稱哀專爲其母則無可引嫌者也夫禮者稱情立文恆緣義起喪父有繼母而并書哀失之戇喪其母因後母來而遂削哀失之葸戇非禮葸亦非禮也抑語有之議禮如聚訟吾安得通人而與之折中也哉

朱董祥曰孤獨也禮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鄭氏禮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三十以內未有室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當室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所謂孤子者如寡婦鰥夫之稱非人子臨喪所自稱也臨喪以哀爲本舍哀稱孤是忘本也忘本則無父無父則難言之矣人子忍乎哉○或問期功緦麻皆制乎曰然不特期功緦麻也冠昏喪祭皆制王者治天下之法無不爲制制王制也又王者之言曰制居喪書制古人於喪服未終遇身家所關之事不得已謁見官長書哀恐忌不祥書從吉則犯十惡之條故書制某去其平日尊卑禮文之稱以存孝子三年不爲禮之意苟無關身家弔喪之重雖鄰不往大功之喪既葬而出弔今人居喪不敢求之如古人第非謁見官長稱哀何忌而必從而改制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不出弔恐忘哀爾無故而諱哀易制是反之也其可哉至於居喪弔人而書制惟有重喪者爲然豈期功緦麻獨非王制邪

乾學案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不自温公朱子始也開元禮四品以下卜宅兆涖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合儀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而虞祔諸祭文亦然則是孤哀之分稱在唐世已然宋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邱氏未詳考乃謂無所據爾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三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六

諱

曲禮卒哭乃諱注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辟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　廟中不諱注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注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　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疏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

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嫌名謂若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如此者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己之私諱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爲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者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荅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爾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爾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爲諱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荅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己從父爲之諱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裼裘之類是也

盧植曰廟中不諱者不諱新君壓於祖禰也

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君也

田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爾

張子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理

雖今之人情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於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是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信書

方慤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申於公故也私所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申故也范獻子聘於魯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馬晞孟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己爲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爲祖者也於父爲祖則於己爲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爲世父叔父姑則於己爲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爲姊妹則於己爲姑而其服則期與大功凡此以父爲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乾學案曾祖父母古禮齊衰三月後世齊衰五月馬氏言其服小功非也

胡銓曰君所無私諱欒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書不諱謂誦詩讀書是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

呂大臨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猶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

陳祥道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衆所當諱者皆諱也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與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矣

劉彝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爲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也

檀弓卒哭而諱注諱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語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疏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爾若天子五門則至皐門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方愨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雜記卒哭而諱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注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注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疏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是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爲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謂父之姑也於己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姊妹謂父之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也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注謂諸臣之名也○疏過謂過誤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

玉藻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注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注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注爲或未知者○疏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爾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名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也凡祭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牘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陳澔曰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

范鍾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交際之禮蓋父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義然也貴貴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爲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疏奉猶進也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劉彝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太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告徵作於四時札瘥形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注先王之名爲諱○疏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者告王當辟此二事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注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孟子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白虎通德論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

通典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案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爲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

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爲失歸
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
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
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
下防僭同之謬
束晳不得避諱議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
諱風伯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
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
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太常博士華簡言案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
命風伯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
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

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
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
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
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魏王肅巳遷主諱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遷高皇主尚
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荅曰殷家以甲
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
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
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
然巳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
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
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爲不
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其諱

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諱已毁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不名諱嘗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雖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託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勅自今已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

東晉康帝諱岳大學言祓尙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

五山之大名案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案輒關博士王質胡納許翰議案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嶽詩入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爲訓宜如前曰嵩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案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案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墳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爲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郤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詣太后爲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傅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訥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牓非羣下所應諱且琅邪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須下令

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
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牓非羣下
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
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須於天下而閤朝之臣陳事不避
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
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
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
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
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
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案右丞議
云門縣改名既須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爲門縣
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
朝除光祿勳字義體同爾並皆須下著令知官名之改
非須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今上書爲
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
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㷀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
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
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須於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
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
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
以小君之諱列於諱牓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
牓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今所應準
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
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
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卽位所生李淑妃諱
何以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

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
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傳
郎議爲允
晉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
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
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
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
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
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
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
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
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通典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
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案禮記云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
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
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
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郎其驗也昔武皇帝代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
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
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
固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徐乾議禮記曰夫人
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
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
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

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
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
義其過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
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
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
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卽是父前子名也
南齊書武帝時步兵校尉王慈以朝堂諱牓非古舊制
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輝聯日月至
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
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牓誌諱字懸露義
非緜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
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
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㝠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
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
深心矧觀徽迹能無惻隱今扃禁欽邃動延車蓋若使
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
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
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
開元禮卒哭而諱名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
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唐會要武德九年太宗初卽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爲
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克
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
盟于幽惟近代諸帝皆妄爲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

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卽位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高宗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于志甯奏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闕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已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武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案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言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爲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睿宗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

嫌留乃就職

順宗永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爲巒州睦州還淳縣爲清溪縣橫州淳風縣爲從化縣淳于姓改爲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論者以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丘與區臨文不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宣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廣避焉初憲宗爲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册爲皇太子數日兵部尚書王紹上陳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爲禮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蕃曰歷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失之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韋貫之爲監察御史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旣而下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於風俗以爲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韓愈諱辨〕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倡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滸勢秉饑爲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乾學案二名不偏諱等語本是經昌黎作律曰者蓋唐以此入律令中也

文宗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婺王府參軍宋昂與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更改稍遲殊戾勅旨宜殿兩選

武宗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郎任奏改音韻相近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僖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谿以進狀內字與廟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臣案禮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聲同而字

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律乃免之
昭宗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
敔兩字敔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二日勅朕聞古者酌
禮以製名懼廢於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況徵
在二名抑有前例恭以太宗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
時則臣有世南官以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以眇
躬託於人上冀遵聖範非敢有廢文書內所有二字但
不連稱並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
者任自更改務從所便庶體予懷○三年正月詔曰本
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
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遵避於偏旁則虧闕於文字宜
從樸素庶便公私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
不在減少點畫又八月詔曰凡有姓犯廟諱者改以本
望爲姓
廢帝清泰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御名上一字與諸王
相連案太宗玄宗廟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連字改從
單名
晉天福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
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
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此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
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字即不
諱餘側若諱側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旁皆
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勅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
人弘禮非天降況以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

文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
事依唐朝施行
歷代名臣奏疏宋胡安國上奏曰臣昨列職經筵專以
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奏劄未及進稾
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乞以他字易之定讀爲威其
經傳本字卽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
本字旣有詔令可遵卽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
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
避有所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
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
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
禮然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
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
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
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句而書晉士句莊公名同而書
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
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案春秋書成當恭王之
朝哀公之世句乃恭王之名也夷卽三世之穆也定卽
哀公之考也午卽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迴
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
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
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爲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爲嚴
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淯爲淸
溪者又其甚則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
旣繁名實愈亂本朝沿習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
下天縱聰明旣尊春秋之書以宣聖德宜用春秋之法

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卽有撥亂反正之
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
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奏春秋解
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
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謟
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

〔合璧事類〕諱非古也夫所謂諱者諱死而不諱生也
故禮卒哭乃諱以木鐸徇于路曰舍故而諱新釋之
者曰故謂高祖新謂新死者然則諱之爲諱爲死者
設審矣亦孰知其又有不諱者也禮不諱嫌名二名
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
王父母且不止此也君所無私諱是私諱不諱於公
也大夫所有公諱是公諱不諱於私也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爲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爲其有事於高祖
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
臣不諱爲臣之於夫人之家恩遠也婦諱不出門爲
婦之親遠於宮中則避之也大功小功不諱是爲其
屬漸疏也是又其不諱者也夫惟其諱者如彼而其
不諱者又如此是禮也蓋亦周公之所創乎案周禮
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而釋者乃曰諱先王名而
左氏傳舉申繻之言亦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
之舍是未之前聞焉故有周人之諱行而後名始尊
蓋諱之者所以尊其名也雖然諱雖行矣猶未至如
後日之悉也故誦其詩讀其書容或有不能盡避者
漢猶是也迨魏晉而下以至於我國朝士大夫之不
尙諱者亡幾然至於諱嫌名諱二名又幷其生者而

諱之諂也況其他乎吾於是知其非古矣○晉咸和
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
軍將軍會稽内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
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
他郡於是改會爲鄶
孔氏叢說羊祜爲荆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爲諱
其名改戶曹爲辭曹焉○范曄父名楚金故爲文皆
以今爲茲
顔氏家訓梁武小名阿練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
爲絹物○有諱銅者呼銅爲鐵乃謂梧桐樹爲白鐵
樹便以戲笑爾○宋殷淯字子孚與何勗共食孚羹
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淯徐輟筯曰何
無忌憚

揮麈錄張垍乃張說之子敬翔爲敬暉之孫本朝劉
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几乃自度曲預
修樂書可笑○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
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
或作敘近爲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程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
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申其
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
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
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
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
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
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洪邁容齋隨筆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
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
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
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皐高鍇以禮部侍郎
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諱皐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
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
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祗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
得奉見裴倉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爲乖刺鍇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再三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得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於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葉時禮經會元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名苟可諱則周公知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醢人亦曰昌本麋臡武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掌呼旦以嘂百官是猶曰君前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興道諷誦言語撢人曰誦王志瞽矇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胡爲而亦不爲君諱乎由是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不思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周人不諱於詩矣魯莊公名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曰同盟于幽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諱之非而廣爲是說爾孟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毋亦爲人子者不忍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爲何事邪曰此則如地官誦訓所謂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所謂忌者非謂忌日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此則孝子慈孫之心何待於小史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忌諱之文屬於繫世昭穆之下故以死日爲忌名爲諱豈知王制之所謂諱惡者以惡事之當諱避爾小史之所謂忌諱者其亦諱惡忌避之義歟自此義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姓者漢史之書蒯徹爲通莊周爲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爲孫是也二名而諱世民爲人是也甚至諱惡益繁避忌愈衆有廣行之諱有梁山壞之諱愚者遂禮以爲孝諂者獻諛以爲忠吾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屑也故因小史之詔忌諱而爲是論以祛漢儒之惑而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文定公之辨

劉基集殷尙無諱諱自周始然亦不如後世之甚后稷名棄文王諱昌武王諱發成王諱誦孔子父諱紇而洪範周頌大雅春秋皆不避甚至厲王名胡而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申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襄陽羅氏名靖而父亦名靖此雖不可爲訓未聞其爲不孝之人也嗚呼人之孝思不獨避諱諱固當避何至使人改邑改姓乎

敖英東郭贅言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余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案此故字先儒陳澔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卽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則不諱王父母卽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錢謙益原諱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辨二名嫌名不諱之義詳矣而未覈諱之所自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盧植曰喪朝夕奠尙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以爲生道之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玄曰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之也故謂高高祖之父當遷者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著之於經質之於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邪死事邪吉禮邪凶禮邪故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之議辟諱者僭於生事鬼事舍故諱新之典而雜然曰辟諱故諱之不知而辟新諱斯不仁不知之尤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

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忌諱典故但以獻諛教諂爲能事之生致死陷於大不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於用人者也崑山歸子莊字玄恭吳越間傳知其姓字唐人所謂不以名而知其人也士友箋札忽改稱爲元恭歸子錯愕不置咨謂予習於禮者而問焉顧昌黎之辨作原諱以告之冠暘晹旭樓集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名之若孫見於祖祖亦名之冠於阼階醮於客位已冠而字之闔棺累其德行遣之曰讀誄定謚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宫曰舍故而諱新禮也故生而名自始生至冠但有名也冠而字責成人之禮虞敵者卑賤者之不敢斥其名也死而謚而諱虞子若孫之不忍聞其名也因名而字因名之諱而謚分之爲名爲字爲諱爲謚實則一名之用也然而名與字生之事也謚與諱死之事也今世忌諱滋多凡不敢斥其名而槩目之曰諱

此皆禮之不講也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三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 大淸一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七

謚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疏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别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别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乾學案堯舜禹皆名惟湯是號葢名乃履也疏少誤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即了然柳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謚曰惠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爾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疏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爲記之時加謚故云今也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死不制謚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卽爵也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爲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卽無謚也

乾學案儀禮士冠禮記亦有此數語文同不載○又案謚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謚未聞

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注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爾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疏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爲謚之時善行雖多但取一善爲謚謚者恥善名之浮過於行所以減衆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謚也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注子事父無貴賤○疏名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也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 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今已暴貴不得爲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而忽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劉敞曰言謚曰類當爲誄聲誤爾謂誄而謚之也

胡銓曰周官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訾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徐師曾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爲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

樂記聞其謚知其行也

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 注小喪卿大夫也○疏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知義然者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其事也明王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案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案曲禮言謚曰誄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諸侯自有史也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注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疏賜謚是大史之事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以大史賜謚爲節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謚 注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

其生時行迹爲作諡○疏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諡亦須論行乃
諡之言帥瞽者即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諭王治功
之詩爲柩作諡
故云廞作柩諡

小師大喪與廞注從大師

大戴禮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作諡法諡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愼也以人行之始終悉
愼錄之以爲名也

周書諡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法
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
諡叙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一
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
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衆曰公執
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
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
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威彊叡德
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
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旣過能改
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安民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
親之闕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
曰明譖愬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
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謀慮不威
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
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
曰獻温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
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輔輕供就

曰齊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好樂曰康安
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
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
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
曰靜共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淸省曰平執
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
曰景淸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彊
以剛果曰威猛以剛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
曰桓道德純一曰思不肯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
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
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
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
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

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
曰敬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
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
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
禮不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
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
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
曰隱年中蚤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
思忘愛曰刺復很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
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
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隕位
曰幽壅過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
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醜心動懼曰甄容儀恭美

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
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甯民曰商狀古述今
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
生其國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
曰穅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
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
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趧息
政外交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
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敏不倦曰長愛
民在刑曰克嗇於施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
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
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
武也辟地爲襄視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忘爲
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內德曰獻治而生眚
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失無轉則以其明
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
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
也懷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穅虛也叡聖也惠愛
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
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白虎通德論諡者何也諡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迹
也所以進勸戒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
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
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士冠禮曰死
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
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質死生同稱各持行合而

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巳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爾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彊直理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

爵祿凡五等附庸本無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爾顯號謚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

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獨斷帝謚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黃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同文曰宣聲聞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溫柔聖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怠政外交曰攜治典不敷曰祈一曰震

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

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案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爲榮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注君謂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穀梁傳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

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注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注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注傳言子囊之善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疏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謚法錫民爵位曰文

孟子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受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急急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乾學案上二條乃私謚之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荀氏家傳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爲務也

張璠漢書范冉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曰宜爲貞節先生

蔡邕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張璠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德不聞有謚蔡哀穆臧否不立故私議也

晉中興書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校常伯無爵悉不

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造勳德兼被宜深體前
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自導始也
通典帝王謚號議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
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以
爲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甯有國大號乎
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
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
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而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
道之業興於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爲人父豈
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
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質家兩言爲謚成湯是也

文者一言爲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或以名
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文家連
號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
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
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
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
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
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
卑小不得謚也
魏劉輔等啟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
迹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脩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
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爲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

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爲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位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晉書禮志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爲景與景王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竝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恐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毁之廟成粲武茂劉訥竝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達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含漢魏近制相避

之義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爾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通典元帝大興三年詔曰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謚也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適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正也

于寶晉記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
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
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
名與實乖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謚爲繆醜
太尉魯公賈充以韓謚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
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理溺情以亂大
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應賜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
下屬遣所承長吏奉册即冢祭賜謚
通典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
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
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適高尚之事
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
之任則是參二字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
之答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
初張皇后太甯庾太后竝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
循皆名士也竝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
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竝單謚自頃復謚者
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爾
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
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表
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
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
太尉顗周光祿顗或曾師傅或曾總錄竝不復謚吾謂
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案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

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同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宋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卻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爲疑

晉書禮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大傅東海王裴妃竝無謚令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爾

通典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案郭奕謚景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魏書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連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其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唐六典注諸職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

通典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

功德而爲之襃貶諸謚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假吏以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博士擬謚訖申省議定然後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邱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於柩而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時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案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爲恭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荊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駮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論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

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于家凶于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駮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之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

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
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
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爲文貞左司郎
中楊伯成駮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檢
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
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
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尙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得追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
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爲
定未決玄宗爲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
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駮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
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爲
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衞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
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盍
時不可踰也節度旣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
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
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
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
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
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
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
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
重議及答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

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塗不相
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
家無非葬後茲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
顏杲卿八年矣竝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
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爲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
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巳孤暴貴不爲
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
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
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
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阜隸之中雖逢風
雲化爲侯王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
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
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論贈吏
部尚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駮曰今所議荆南
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
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
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
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
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
案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
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眾議今駮議撰謚
異同之說竝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
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
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
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
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
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疑不失八
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其杜
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
日用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
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不如周威烈愼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
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
之貞褊也然蕭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闢邪德可濟衆故
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
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賈謚之籌算賈逵之忠
壯張旣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溫之密重王渾之器量
劉恢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宣無
慚德死之日竝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
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
請依前定

大歷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
端駁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
徒友敬殊深推爲長者首擧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
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黷壞綱紀心貳於君旣懼
其疑因疎爲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
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
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辭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
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
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

元載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之恵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遽言乃寂寥啟悟禁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甯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慈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翰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別敕謚爲文簡

乾學案唐書楊綰傳稱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卽此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謚爲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愔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案謚法並無乃

有司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唐書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謚曰思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敕請還本謚補闕高越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爲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褒其典法乎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館事例凡王公百官定謚考功錄行狀幷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錄行狀一本申送

宋史禮志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同）本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續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錄行狀送禮官定謚付史館脩入國史詔今後竝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永爲定式直集賢院王皥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爲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爲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爲

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淸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爲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册別無明證唯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阜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旣啟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啟奠卽告謚旣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郞

崔厦以爲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啟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尙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旣葬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尙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卽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旣葬請謚者不定謚

鄭樵通志序論一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

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爾夏自啟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爲中爲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葢名不可名巳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爲善惡也以謚易名名尙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

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爲人臣爲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二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爾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

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爲謚者正秦人之論爾不合乎古道

序論三案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爾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緣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是名也非已之所更卽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爲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其曰請爲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爲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

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爲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爲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

序論四謚之有善惡者卽文而見不卽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爲戾暴慢無親然後爲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爲蕩縱樂無度然後爲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卽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卽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爲惠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爲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旣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謚由其君爲衆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爲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五法之爲謚者取一文爾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

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諡而釋以已說集而爲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諡法其名尤古者盍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爲諡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旹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爲諡則天子亦可以爲諡矣若公侯可以爲諡則卿大夫亦可以爲諡矣若師長可以爲諡則父兄亦可以爲諡矣無義之談莫此爲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

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爲諡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諡分爲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上諡法

神 聖 賢 文 武 成 康 獻 懿 元 章
釐 景 宣 明 昭 正 敬 恭 莊 肅
穆 戴 翼 襄 烈 桓 威 勇 毅 克 壯
圉或作禦 魏 安 定 簡 貞 節 白 匡 質
靖 眞 順 思 考 暠 顯 和 玄 高 光
大 英 睿 博 憲 堅 孝 忠 惠 德

仁智愼禮義周敏信達寛理
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
齊深溫讓密厚純勤謙友祁
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貢
逸退訥偲逑懋宜哲察逼儀
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愜
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悼懷愍（亦作閔）哀隱幽沖夷懼息攜
鄖愿儆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刺虛蕩墨
慠亢于褊專輕苛介暴虐
愎悖凶慢忍毒惡殘㬎攘頑
昏驕酗湎僥狃侈惑靡溺
僞妄讒諂誣詐譎訩詭奸邪
慝蠱危圮懦撓覆敗戮疵
饕費

右六十五謚用之殲夷焉用之小人焉　凡上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後論一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

孝能養能恭曰孝卽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
忠臨忠不忘曰忠且卽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
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爲多矣臣今復削去
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
百十謚分而爲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
謚六十五用於蠻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
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
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者之稱焉胡非
謚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
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趣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
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
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
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今
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
謚拔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二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
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
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賚取其逸所以待邱園也
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
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
其驍取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
酗取其湎取其僥取其狃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
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諂取其僞取其讒取其妄取其誣
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奸取其邪取其慝
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圮取其撓取其覆取
其敗取其斁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

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
退取其訥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
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
取其逑爲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
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爲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爲中庸者
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
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
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
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
賚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
其容有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恆有異於介也取其熙
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三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

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
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
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爲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
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
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
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
所不取也儉若爲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
處比若爲惡德則協比其鄰昏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爲
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爲儉朋比之比爲比乎臣今易
置從古道也

後論四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
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

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爲方圓設而非豫爲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爲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竝后匹適之義而爲竝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爲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齗無以爲非者

春明退朝錄古者將葬賜謚以易名近世多稾殯或巳葬而請謚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郞崔厦以爲知運葬巳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謚者五家皆在葬後苗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國朝以來博士爲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歷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謚旣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

文公曾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
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
得諡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諡兼官贈三品不
得之眞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
使卒許輟朝贈諡至正三品許請諡而史失其傳寶
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元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
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諡

明會典凡議諡洪武初俱禮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
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凡親王諡例用一字郡王二
字弘治十五年奏準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覆勘郡王
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覆勘善惡得實明白結
報具奏定諡

邱濬舉贈諡以勸忠疏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蒙
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而事久
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葢棺事則定矣猶以偏愛之
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爲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
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爲諡法以爲死後榮辱之典善者
予之以美諡惡者予之以惡諡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嬖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
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
君之諡則請命於天臣之諡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
代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俾臣
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
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凡
於法應得諡者考其行狀撰定諡文移文吏部考功郎

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爲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定訂議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法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隆慶四年題準凡冒襲王爵奉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謚凡文武大臣賜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弘治四年令凡乞恩賜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十五年奏準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頗可者爲中行實無取者爲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萬歷元年題準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開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十二年題準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爲朝野具瞻勳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丁文允堅異林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於唐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

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謚少不爲
貶今謚號淪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
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册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
寢後世議謚益衍而廣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韓加璜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說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是父初無爵無謚者也先儒爲之辭曰父無爵
無謚若以已有尊爵而謚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也是何言哉追
王追封之典非以已爵加之乎以已爵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
之所不敢出乎蓋謚兼褒貶周之制也故使謚父而皆有褒無貶則可也使謚
父而不能有褒無貶將據先王勸實之法而褒貶之邪則是因己之貴而暴父
之惡難乎其爲顯揚之至情矣將徇人子榮親之情而槩褒之邪則是因子之
貴而誣父之賢難乎其爲勸懲之公法矣善善惡惡者萬世之定評毫不容貸
周之天王不能改祖父幽厲之名而孔子作春秋亦不能特書弗父何叔梁紇
於僑札之上也人子但以其身貴而貤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
一矣何必邀
易名之典邪

私謚

後漢書荀爽傳時人多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荀爽皆
引大義正以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宋名臣言行錄張子厚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爲明
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公復書曰子厚
生平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
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
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
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
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
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
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
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爲比乎

蘇軾與李方叔書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以邱
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
弊不足法而況過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

張耒答李文叔簡爲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申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爲立謚邪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讀通所著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爲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有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行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論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若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失薄俗之

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爲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幷與其實而敗之矣所謂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

李豫亨推篷寤語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爲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歲月不螭首龜趺亦無傷也

李濂私謚問答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渚子曰非禮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是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稱君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之有誄何也曰乘邱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變者也何爲而不可曰昔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且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温公公答書深以爲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沒也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不可易也曰居世無爵稱子凡蘊德邱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論也謂

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旣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何足據哉曰劉敞撰讀謚法五十字自以爲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爲而私謚之邪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補遺

婦人謚

顧夢麟中菴瑣錄纂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謚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妾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謚宣不從夫謚又虞潭母謚定桓溫母謚敬南史駱文牙母謚恭此婦人有謚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